

我在烟台做家政⑧

有钱人家

韩红梅

家政工每年有十三天法定公休，有极个别客户不愿意给公休，中介为了笼络住客户也不帮我们争取，这样的单子我们大都不愿意接。

这年农历八月初八，中介向我推荐了个完全自理的老人单子，说活儿轻松不累。

为了成单，有的中介会把症状较轻的半自理老人说成是自理的。有一次我因看“自理”两字去试单，到家一看，老太太起来坐下都需人搀扶，上厕所更需要帮助才成。老人大多起夜频繁，这样我晚上就得不到好的休息，保姆最怕的不是累，而是熬夜。老人的女儿看好我希望我留下，我说留下也行，但得适当地加点工资，她坚持说她妈能自理，我直言：“吃喝拉撒不用别人帮助才叫自理，大姨晚上起夜不喊我帮

忙，我就留下来。”

花着自理的钱让干不自理的活，客户想的是省钱，我们出来就是为赚钱，多劳当然应该多得。久之，大家都知道“完全自理”才是真正自理，这样的单子可遇不可求，我于是不假思索就接受了。中介又说，马上中秋节了，中秋过后就是国庆，这四天公休客户不想给。我理解客户的心情，只要求中秋节给一天假，客户同意了。

客户住一高档小区，一楼带院，家里全是古色古香的红木家具，一看就是有钱人家。两位老人八十多岁，身体尚好。老两口一人一个卧室，第三个卧室留做客房，安排我睡客厅沙发。

保姆的工作无非是洗衣、做饭、收拾家，一般人家衣服都是机洗，只有内衣袜

早上老太太让我煮两个鸡蛋，我想可能是我刚才，老太太把我忘了。一连三天都是这样，我才知道鸡蛋根本就没了我的份。第四天我花二十元钱买了五斤跟老太太家颜色不一样的鸡蛋。老太太说：“你买鸡蛋干什么？”我说：“吃呀。”老太太说：“你还要吃鸡蛋？”这话问得让我以为她生活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说：“鸡蛋又不是贵重物品，我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儿，也需要营养，您每天只让煮俩鸡蛋，所以我自己买呀。”老太太说：“哎呦，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从此以后我们各吃各的鸡蛋。国庆节这天，老太太开恩，说：“今儿过节，不用煮你的鸡蛋，都煮我的。”我微笑着谢绝了。

老太太的女儿经常回来送东西，进门后就像机警的侦察兵似地，挨个房间侦

察一遍，指出这儿不好，那儿需要改进。一再告诉我，水果、点心、牛肉、烤鸭是给爸妈买的，买回蔬菜也要说这个菜老贵了，那个菜花了多少钱，也要点明那些贵的蔬菜是给她爸她妈买的，看来我只能吃不被点名的白菜、土豆子。

我做饭时，老太太跟在我身边，告诉我锅里的水多了，让舀出一碗来，这样节水又节气儿。我洗菜时，她就告诉我不用洗那么多，我做菜时，她就指导我先放啥后放啥，油放多少，水加多少。老太太在身边监督指挥，我就心慌，一慌就乱，一乱就出错，我失手打了个盘子。老太太看着碎盘子说：“幸亏打的是这个盘子，打了就打了吧，已经打了还能怎么办！”老太太疼惜又无奈的口气，让我不安之余又有些庆幸，庆幸我打碎的不是贵重物品，否则老太太非

把中秋节前，家里收的各种礼品堆满了储藏室。老太太指挥我，把这些放一起给谁谁，那些拿出来给谁谁。我休班回来，老太太说：“人老了记性就是差，你休班我都忘了让你带几样东西回去。”我连忙道谢，说不用。

我想洗个澡，老太太说用热水器太费气儿，让我用电热壶烧水擦洗。擦洗还不如不洗，刚把灰泡下来热水用完了！我用盆接水洗脸，

洗过脸的水用来洗拖把，洗碗洗菜我拧小水流，从不让水空流。我已经够节约水电了，老太太的女儿回家还要说水电用多了，让我注意。

这天晚上工作结束，我躺沙发上摸黑看手机有没有人留言，明知伤眼也不敢开灯。这时我姐发出视频邀请，我想她肯定找我有事，我打开客厅灯，这样我姐才能看清我。我刚打开灯，老太太就从房间里出来，问我开

手手洗，这家除了床单被套让用洗衣机，其余衣服全是手洗，床单被套一周换一次，衣服每天最少一洗，每天光洗衣熨衣就得忙活半天。

我自认为卫生收拾到位，但在这里根本不过关。老人的卧室都带卫生间，每天光清洁这两个卫生间就要一个小时才勉强让老人满意。二百多平方米的面积不能有卫生死角，家具的镂空雕花也要一一清洁到。每天要用除螨仪清理床铺，只要有阳光，就要把他们的铺盖拿到院子里晒。负一层有储藏室、放映厅、画室、健身房，隔一天也要去清洁一次。院子里的花草蔬菜也由我来打理，浇水、施肥、松土、搭架等等，这些活还没干完，就到了做午饭时间。老人讲究养生，

把我怎么办不可。不由想起小时候我们兄妹打碎盘碗，母亲从不责怪我们，她说孩子们打碎碗已经心里害怕，谁都不是故意的。

早餐一般是葱油饼、稀饭、咸菜。中午晚上一荤一素。荤菜是酱牛肉、排骨、烧鸡、鱼虾之类，我不喜欢吃肉，但喜欢吃鱼，鱼、肉都是点明给老人买的，我自然不敢染指。蔬菜按照老太太指定的量来做，每人分到盘底那么点，根本不够吃。没有菜我吃不下饭，馒头在嘴里直打转咽不下去，只好饿着。我给自己开了个批斗会：“小时候苞米饼子都啃得光劲儿，现在白面馒头还咽不下！你忘本了，饿得轻！”批斗过后，到了饭点没有菜还是吃不下饭。我去买了一些糕点，怕再被老太太说打她脸，买回来后我做贼似地避开他们，遮遮掩掩地放到箱子里，趁他们睡觉

灯干什么，我说：“跟我姐视个频。”老太太说：“白天干什么了？晚上视频！”我说：“我姐知道我白天忙没时间。”正说着，老爷子也从房间出来了，第一句话也是问我：“干什么开灯，开灯干什么！”

同行们都佩服我的忍耐力。这一单，客户挑剔、小气，活计累，吃不饱，毫无留恋之处，我又何必忍耐。指责我开灯，这让我抓住最后一根稻草选择下户。客户惊

细嚼慢咽，吃饭要半个小时以上，吃完饭半个小时后准时吃药，正负误差不超过三分钟，吃完药就快到下午一点了，我才得以午休。还不到两点，老太太就用最大音量看起了手机视频，我知道她这是用手机声催我起床，我还没歇过来呢，假装没听见。老太太就走出房间来到客厅，喊：“起床了！”看我脸色不太好，老太太就说：“生命在于运动，年轻人老躺着不好！”

午休后接着上午没干完的活继续干。吃完晚饭，吃完药，给老人倒掉洗脚水，这一天的工作才算结束，这时候已经晚上八点半了，再收拾一下就九点了。每天早上六点起床，一天十几个小时忙得团团转，没有一点空闲。

时像老鼠一样偷摸地吃，生怕弄出声响。

老太太吃水果有时会让我吃，菜都不管够，我哪里还敢吃水果。我想说不爱吃，又怕这么直白会被老太太看出我是因为她小气不敢吃而口是心非，我不惜让自己患上糖尿病：“谢谢大姨，我血糖稍高，不敢吃。”既合理地拒绝了水果，又成全了老太太的宽厚之名。

馋水果了我会到门口的水果店买块西瓜，稀里哗啦吃个够。有一次我趁老人午睡，出去买了一大兜便宜水果，回来后一进家门就见老太太坐在客厅喝水。我不知这是赶巧了还是她听见我出门特意来抓我现形，她看着水果面露不悦地说：“让你吃水果你不吃，这要让邻居们看见，还以为我待你刻薄不让你吃呢！”以后我就每次少买点，分开来装进衣服口袋里带回来。

愕之下万般挽留，晚矣。客户凭钱，我凭力气，又不是离了谁吃不上饭。

算账时，老人女儿说，我刚来一个周就赶上中秋节，这天我休班了，不能给工资。我说：“按规定，中秋加国庆应该有四天公休，你本来就少给三天，不想给公休，那你们等国庆节后再找保姆呀。”我据理力争，拿着该得的工资，像被判满释放似地，如释重负下户了。

诗歌港

五月的乡村

衣延平

山野的风带着暖意
轻拂万水千山
五月的乡村
像一位美丽少女
静卧群山之中
层层山峦像慈祥的母亲
手挽着手，呵护着她

风拂过青瓦，掠过小溪
日子顺着溪水的流淌
不急，不躁
梨花、桃花、苹果花，开得热烈
田埂上的绿，一寸寸铺展
闲暇时一杯粗茶，几句家常
便把时光，泡得温润而绵长

这里是我心心念念的故乡
夕阳西下，那袅袅升起的炊烟
是藏在游子心底
一辈子抹不去的乡愁

女人与白鸽

康勤修

朝霞透过枝桠
在广场铺成一张碎金般的网
朴素的女人提着布袋
指尖漏下的小米，多么像一串
跳跃的星芒
晨光映出她清瘦的面颊
也照亮了每一粒金黄

她撒下的是米吗？不
那是时光沉淀的重量
那是跨越物种的柔肠
此刻群鸽正盘旋在云朵下
饥肠催动翅膀
咕咕声撞碎了晨昏
呼朋引伴，扑向这片
温暖如家的磁场

白鸽们卸下所有矜持
围着她，多么像孩子恋着娘
没有疏离，只有久别重逢的滚烫
它们咕咕地倾诉着，喙尖
不由自主啄响大地的诗行
此刻每一粒小米都化作
晨光里，最香甜的犒赏

这些灵动的小精灵们
把感恩藏进咕咕的歌唱里
把满足写在发亮的眼眶里
晨光里的身影与翅膀
共同织就一幅动人的画
尽管画里没有惊天动地的乐章
但却有爱，在悄然生长